

Ostende

1936

Volker
Weidermann



奥斯坦德 1936

[德]福尔克尔·魏德曼——著

郭力——译



Sommer der Freundschaft

中信出版集团

Ostende 1936 Sommer der Freundschaft

奥斯坦德 1936

[德]福尔克尔·魏德曼——著
郭力——译

Völker
Weidemann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奥斯坦德 1936 / [德] 福尔克尔 · 魏德曼著 ; 郭力

译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086-7630-2

I. ①奥… II. ①福… ②郭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8109 号

Ostende, 1936, Sommer der Freundschaft by Volker Weidermann

© 2014, Verlag Kiepenheuer & Witsch GmbH & Co. KG, Cologne/German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奥斯坦德 1936

著 者 : [德] 福尔克尔 · 魏德曼

译 者 : 郭 力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[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]

承 印 者 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: 6.5 字 数 : 91 千字

版 次 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7-3497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7630-2

定 价 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去海边，进小酒馆，会那个朋友去吧。

奥斯坦德的7月，爱的夏天。

此时正值夏季。海滩上，五颜六色的小木棚在阳光下闪着光亮。奥斯坦德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旁，一座白房子的三楼，斯蒂芬·茨威格^[1]正坐在包厢式阳台里，面朝大海。这是他一直梦想的：在夏日，一边写作，一边望入这辽阔辽远。他的楼上，住着秘书洛特·奥特曼（Lotte Altmann），他们已相爱两年。一会儿，她会带着打字机下来，他会接着口述他的传奇故事。只是这故事总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在那里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讲下去。这种情形出现有几个星期了。

[1] 斯蒂芬·茨威格（Stefan Zweig，1881—1942），奥地利犹太裔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也许约瑟夫·罗特^[1]知道其中的缘由。过一会儿就像这个夏天的每个下午，他会在小酒馆见到这位老友。或者，知道其中缘由的，会是其他人中的一位，是某一讥讽者、某一斗士、某一嘲弄者、某一恋爱中人、某一运动员、某一贪杯者、某一高谈阔论者，或某一默默不语的观察家。这些“其他人”正坐在下面，在奥斯坦德这条林荫大道上，翘首期待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故园。这样的问题每天都会让他们绞尽脑汁：为让这个世道变变模样，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。他们希望局势转变，那样的话，他们又可以回到土生土长的祖国；那样的话，他们日后还可作为宾客再回到这海滩上来度假。可如今，他们却是这度假胜地的流亡者。这些人就是看似永远快活的赫尔曼·凯斯滕^[2]，布道士埃贡·埃尔温·基

[1] 约瑟夫·罗特 (Joseph Roth, 1894—1939)，奥地利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[2] 赫尔曼·凯斯滕 (Hermann Kesten, 1900—1996)，德国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施^[1]，维利·明岑贝格^[2]，香槟女王伊姆加德·科伊恩^[3]，游泳健将恩斯特·托勒^[4]，还有“战略家”亚瑟·库斯勒^[5]。他们既是朋友，又是“敌人”，他们都是被这年7月心血来潮的世界政局，抛到这海滩上的流亡者，都是要抗拒世界败落的倾诉者。

这是1936年的夏天。透过大窗眺望大海的茨威格，想到自己也将加入这些流亡者的行列，心中喜忧参半，百感交集。直至几年之前，他的生命还正勃勃怒放，备受推崇、钦佩与倾慕。现在，他却感到害怕，他感到自己遭受着无数义务、无数无形桎梏的束缚。没有什么解决方案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。

[1] 埃贡·埃尔温·基施 (Egon Erwin Kisch, 1885—1948)，捷克德文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[2] 维利·明岑贝格 (Willi Münzenberg, 1889—1940)，德国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[3] 伊姆加德·科伊恩 (Irmgard Keun, 1905—1982)，德国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[4] 恩斯特·托勒 (Ernst Toller, 1893—1939)，德国重要的剧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[5] 亚瑟·库斯勒 (Arthur Koestler, 1905—1983)，匈牙利裔英国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不过，还有这个夏季，还有这个一切都该再来一次转变的夏季。转变该在这里发生，就在这个点缀着座座壮丽白房的超宽的大路旁边。这里还有一个大赌场——那是一座令人惊诧的幸运宫殿。这里，弥漫着假日气息，松散、休闲。这里，晃动着冰激凌和阳伞。微风徐徐，拂过五颜六色的小木棚。

*

他第一次来这里时，已是很久以前了。1914年的不幸正始于此，始于这条海滨大道上报童带来的消息。那时报童们每日在路上高声喊叫，又激动又兴奋，他们在干着他们认为的人生大事。

报纸大多让度假的德国人买走了。男孩儿们高喊的头条新闻是：“俄国公然挑衅奥地利”，“德国开始备战动员”。茨威格——脸色白皙，衣着考究，戴着细框眼镜——也乘有轨电车前来，他想及时读到最新消息。这些新闻对他犹如电击，令他欢欣鼓舞，兴奋不已。他当然知道，所有的兴奋会很快让位于

宁静。只是那时候，他只想好好享受那份激动。他激动，是因为有发生重大事件的可能，有战争的可能，有世界动荡的可能，有未来发生巨变的可能。当他打量他比利时朋友的面孔时，他更是心中欢喜。最近几天，那些比利时人变得脸色苍白，他们不打算参与这个游戏。看上去他们对整个事件非常看重。斯蒂芬·茨威格笑了。他笑那些出现在海滨大道、显得势单力薄的比利时士兵队列，笑那只身后拖着载枪小车的小狗，笑他的朋友们一脸神圣的担忧。

他认为，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他认为，比利时是一个中立国家，德国和奥地利永远不会入侵中立国。“如果德军开到这里，你们可以把我吊在这路灯上。”他对那些朋友说。可他们依然疑虑重重，脸色一日暗于一日。

他的那个比利时，突然间哪里去了？那个生机勃勃、充满力量、精力旺盛、生活底蕴深厚的国度，那里有着别样的丰富多彩的生活。这就是他爱这个国家、爱这片海滨的原因。也正因为这种热爱，他成为这个国家尊崇的最伟大的作家。

埃米勒·维尔哈伦^[1]是茨威格生命中第一个精神挚爱。他是茨威格作为一个年轻人找到的第一个无可挑剔的倾慕对象。维尔哈伦的诗让斯蒂芬·茨威格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他正是借鉴这些诗歌，培养出了自己的风格：先模仿，后进行再创作，然后将之译成德文。正是他，将维尔哈伦介绍到德国和奥地利。1913年，茨威格在德国岛屿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介绍并赞颂他的书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如今是评价维尔哈伦的时候了。在触摸时代脉搏，于创作中表达自觉感受，并在创作中塑造生活的当代作家当中，他应是最了不起的，也许还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是第一位以无与伦比的热忱及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，用诗歌诗化了我们时代的诗人。”

正由于维尔哈伦的激情，他对生活的热爱，他对世界的信赖，这年6月底，斯蒂芬·茨威格来到了比利时的这片海滨。他对维尔哈伦钦佩有加，想

[1] 埃米勒·维尔哈伦（Émile Verhaeren，1855—1916），比利时法语诗人、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要亲眼见见这位他翻译成德文的原著的作者。比如他翻译的一首诗叫《激情》，开头几句是这样的：

如果出自内心最深处的虔信
我们彼此不懈地给予钦佩，
那么你们
思想家、作家
就会成为为新时代寻找新形式的大师。

这是对生活的颂歌，是梦一般的美景。用开朗的目光不懈地将世界打量，直到她完全通过自己亮堂起来，变得像诗句中所赞誉的模样。此等对世界的爱，此等狂热，是需要努力来争取的，可它又很难产生于黑暗的现实之中。

我爱我热切的目光、我的大脑和我的神经，
在内心，在温声细语中的血肉之躯，
我爱人类及世界，并钦羨
那个，

将我的力量馈赠般投入天宇的力量。

生命只意味着：获取，又挥霍，
只有渴望之兽将我激励，
它们贪婪地站在那里，喘息着，节制着，
面对着生活，以及如熊熊火焰般的智慧。

维尔哈伦和茨威格，这两个渴望之兽就这样找到了对方。年轻的奥地利人兴奋地期待着与这位大师的会面。

刺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的事件并未影响他的旅行计划。安全范围内的世界显得一如既往的平和安宁。茨威格已经历过些许危机，他相信这次也会如同以往。都会过去的，会不留痕迹地消逝，就像直至今日的整个生活。

本来安排在8月2日见面，结果他们还是提前会面了。茨威格去布鲁塞尔，在画家康斯坦特·蒙塔尔德（Constant Montald）的工作室做模特时，维尔哈伦也刚好造访，他们马上热情地相互问候、

交谈起来。在这位大胡子比利时人看来，茨威格的过分狂热有些可怕，不过他仍让自己保持愉快。他们希望能很快再次见面，希望能海阔天空无所不谈，谈新诗、新剧本，谈爱情，也谈新结识的女人——那是茨威格喜欢的话题。

见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如此热忱，维尔哈伦提议，他们再见面之前，茨威格可以到北边的奥斯坦德去见他的一位朋友。维尔哈伦介绍道，这位朋友有些奇特。他站在家乡小城房顶上吹笛子时，很乐意别人为他拍照；他是画家，还是做面具的手艺人，他甚至喜画漫画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他其实一点都不成功。他的第一次作品展，是在一位朋友的地毯专卖店举行的。每年他还会举办一次假面舞会，到那时，他和他的朋友们会盛装穿城而过。他将这假面舞会称为“鼠精舞会”^[1]。每年都有很多人参加。

[1] 鼠精舞会，这个名称也许是受到格林童话《吹笛捕鼠人》故事的启发：传说德国哈默尔恩城曾鼠多成灾，一男子声称只要他能得到报酬，他就上街吹笛，老鼠听到笛声会纷纷尾随其后。——译者注

维尔哈伦的这位朋友叫詹姆斯·恩索尔^[1]。维尔哈伦将他的地址及一份引荐信交给茨威格。

茨威格去了，找到滨海大道后面恩索尔母亲的商店。她的店里出售狂欢节面具、贝壳、干海星、水手画像等商品。那是一座窄形房子，一楼有很大的玻璃橱窗，透过橱窗可看见里面挂在透明线绳下方的那些奇特商品。茨威格走了进去，她说儿子在楼上，是的，尽管上去就是。走道狭窄昏暗，铺着红地毯。楼梯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幸灾乐祸讪笑的面具。他走过一间小厨房，看见炉子上放着红色搪瓷锅，水龙头滴着水。楼上一名男子正坐在钢琴旁，戴着鸭舌帽，轻声弹着琴，看上去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画作，上面挤着数不清的戴着奇异面具的人，正向不明目标行进。他们被艺术化的脸，出奇地鲜艳，人人顶着一个大鼻子，目光空洞。这是戴着面具的死亡舞会，

[1] 詹姆斯·恩索尔 (James Ensor, 1860—1948)，比利时画家。——译者注

是对死亡的民间祭奠，是集体狂欢。茨威格看呆了。这不是他要见的比利时人。这里住着死鬼，他在这儿受着敬重。一张圆桌上，花瓶里插着一大束落满尘土的草。壁炉的右边，还放有一个绘有中国画的花瓶，画上是一个没有牙的骷髅头，咧嘴笑着，头上顶着一个女士帽，帽子上斜插着干花。

弹钢琴的人继续弹着，嘴里还哼着歌。茨威格站了一阵儿，好像麻木了，然后他转身走下狭窄的红楼梯，穿过贝壳商店，走到阳光下的大街，走向光明。他要离开这里，想尽快回到无所忧虑之中，想吃点什么，找回自己。

很快他找到陪他前来的女士。她叫玛塞乐 (Marcelle)，是个非凡的女人。但不结婚，上帝明鉴，她凭什么非得结婚，结婚是小说里的事，是日后可能会写的故事，是生活中突然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强音，是忽而上飘、忽而下落、倏忽间翻江倒海的激情，是斯蒂芬·茨威格式的故事，是经历过的、留待讲述的。

他的情人弗里德里克·玛利亚·冯·温特尼

茨^[1]，当时留在奥地利家里了。她对他无所要求，也不能有所要求，因为她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。她在信中对在奥斯坦德的茨威格写道，他应与小女友好好玩儿，美美享受夏日。这样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只要茨威格想到“夏日”这个词，就会想到1914年那个难忘的夏天。想到那两个女人，想到阳光、海水、空中的风筝，想到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滨度假客、那些令人敬重的作家，以及渐渐空荡的海滩。

德国度假客最先离开了这个国家，随后是英国人。茨威格没有走，他的兴奋在增长。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，在与俄国的交界处，重兵压阵。现在斯蒂芬·茨威格也该慢慢意识到事态严重了。于是他买下7月30日离开奥斯坦德的特快车车票。这是这年夏天最后一列由比利时驶往德国方向的火车。

[1] 弗里德里克·玛利亚·冯·温特尼茨 (Friderike von Winternitz, 1882—1971)，奥地利作家。1912年结识茨威格，1914年同第一位丈夫离婚。1920年同茨威格结婚，1938年离婚。——译者注

所有车厢都坐满了人，连过道也站满了。每人听到的传闻都不相同，每个版本都被认为是可信的。渐渐驶近德国边境时，火车突然停在空荡荡的轨道上。斯蒂芬·茨威格看到一列列反向驶来的运货列车，上面覆盖着防水油布，下面依稀露出火炮外形，这时他才开始明白，他们这列火车将驶向何处。是要驶向战争的，驶向那个现在已不可阻挡的战争。

*

斯蒂芬·茨威格内心翻腾起来。他当即行动，要将所有的一切，快速确切地记入日记，他又恢复写日记了。他无法入睡，浑身发抖。他写道：“我完了，什么也吃不下，精神恍惚。”8月3日还未报名入伍时，面对自己的朋友，他羞愧万分。连霍夫曼斯塔尔^[1]都入伍了。他尤其在女人面前感到

[1] 霍夫曼斯塔尔（Hofmannsthal，1874—1929），奥地利作家。——译者注